

南湖头条

李永海

车过固始，北上数里，便是往流。

往流镇地处固始之北，曾有“鸡鸣狗听两省(安徽、河南)三县(阜南、淮滨、固始)”之称，不仅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且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或许就是因为它紧靠淮河南岸，淮河流入日夜不停地从小集北边由西往东流淌，因而取名往流，也有“往来于江湖，流归于沧海”之意。

往流是淮河边一个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古镇。从此，我的心中便多了一份美丽的牵挂和向往，走进往流便成了心灵深处的一种情结。然而，让我真正走进往流的是今年五月的初夏，那正是豫南不冷不热的季节，那一天去往流的路上，有习习凉风吹拂，便觉夏日清凉。家住那里的友人给我讲了很多小镇趣事。

往流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明代形成集市，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和陆路交通优势，云集八方客商，行成了固始独特的“一黎(黎集)、二蒋(蒋集)、三淮(郭陆滩)、四往(往流)”的现象，境内现存多处文物古迹。宁淮亭、淮河明珠牌坊、淮河风

初夏，我从古镇走过



情园，移步换景，行走中，我感觉时光深不可测和遥不可及，时光成为远方的启示和呼唤。也许，我并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远离城市，走向远方，走向古镇往流，我如履约一般地到来。

细雨中的往流古镇，在我的视野里有朦胧逐步变成一种现实。那景，那人，便有了一份清凉和生动；那梦，那情，亦有了一份真实和韵味。

多年前，固始人唱响了治淮壮歌，仍然一一在目。2001年12月2日，淮河治理的最大水利枢纽工程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开工建设，涉及河南省的306平方公里区域内的移民工作开始启动。该工程跨河南、安徽两省，涉及固始、霍丘、颍上、阜南四县，主体工程位于淮河中游干

流正阳关以上28公里，淮河上游干流防洪标准不足十年一遇，而临淮岗控制工程建成后，下游防洪标准可达百年一遇，一次性防洪效益即可高达235亿元。

30个春秋过去了、20个春秋过去了、10个春秋过去了……为了青山绿水共为邻的美好夙愿，为了水润家乡的美好愿景，几代固始人的热血和汗水都抛洒在往流镇陈族湾大港口治理工程的沟渠里、河道里，连同今天奔流不息的淮水一同载入史册。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淮河儿女正在铸造又一个又一个治淮丰碑！

谁家故事入梦来。来去匆匆中，偶尔在往流停留，亲眼见证了往流的美丽，往流人的热情。但深深吸引

我的是，往流的文学气息。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小镇，因为他们的心里都藏着文学梦想，因为文学，他们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一个乡镇，走出五个中国作协会员，有十多位省、市级作协会员以及众多文学爱好者活跃在文坛，在全国并不多见。文以载善，薪火相传。他们为文学百花园培养新生力量，形成了老、中、青作家阶梯型发展，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们赞美生活中的真善美，讴歌人性与人情之美。值得我们为他们纵情欢呼。在小镇上行走，风无声，雨无息，只是轻轻地走过，便催生了无限希望，充盈了每个冗长的日子。

淮河水，给我们透迤不绝的依

傍和温暖。来来往往，聚合离散之际，岁月匆匆如流水。水亦潋滟，也会温柔，决不停留；水若生情，盘桓延宕，永不干涸。舀一碗淮河水，尝一口，会让人觉得日子的滋味四下弥散，浓厚得余韵绕梁。

傍晚时分，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往流，踏上归途。一路欢声笑语，引得路人侧目。我喜欢那种被人注视的感觉，正如青春年少时遇到漂亮的女孩子会情不自禁回头多看几眼一样，那目光里有欣赏也有羡慕。

黄森林

诗品时空

二 菊



终于找到了
在这漫天飞雪的冬季里
终于找到了一条路
一条我的路
永远以绝美的姿态
笑对人世的风和雨
无论它的结局是
鲜花?
抑或泪水?
我都会在收获的时节里
坦然面对。

年味

琪儿要回来了
半月前
得知姐姐于元月十五日回
青青就在这天的日历上
写下三个字：
回来了
然后每天倒计时算着归程
琪儿的妈妈和小姨
至进入腊月起
有事没事就往超市跑
大包小包往回提
袋袋都是琪儿的至爱
阳台上挂满了琳琅满目的美味
香肠、牛肚、羊腿、猪排……
应有尽有
一天午后
我来到姐姐家
看到
我的姐姐和妹妹
在阳台上
手把一盏清茶
仰首美美地看着那些琳琅满目
阳光下
个个都是一副享受的模样
氤氲的热气飘散开来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久违的味道
……
过年的味道。

影像生活

打赤脚走进大地



小时候，家住农村，脚上穿的永远是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布鞋怕湿，所以一到天阴下雨，我们都会脱下布鞋，赤脚走向大地，与故乡那些泥泞、那些青草、那些岩石进行亲密接触。其实，即使不下雨，我们也会赤着脚行走在故乡的原野阡陌之间，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赤脚只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兴趣习惯。

赤脚走向大地，我们捡粪、砍柴、放牛、耘田、薅秧、拾穗、嬉闹、奔跑，在田埂地头、山冈平畴、房前屋后把我们的童年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特别是下雨天，脚丫子之间塞满泥

巴，那种感觉痒痒的，很舒服很快。

不光孩童，我们的父辈们在干农活时也总喜欢打赤脚，他们裸着大脚在水田的栽秧，双腿不停地后走着，撩起哗哗的水声，很清脆很敞亮。随着一行行秧苗被插到田里，原野顿时充满了绿意和生机。他们劳作的那副剪影定格在夕阳下，满是诗情画意。

我的小学就在离村不到500米的地方，有时听到预备铃响了，我们就纷纷背着书包，赤着脚朝学校跑。山冈上的石子、杂草会硌得双脚生疼，但是那时是顾不得疼的。待喘息未定地跑到教室，上课铃声才刚刚响起。不管男孩女孩都赤着脚，正襟危坐着，等着老师上课。教语文的郑老师在下雨天，也总是赤着脚来给我们上课。他裤腿半挽，脚背上还依稀沾满泥巴，但是这丝毫影响不了他给大家上课。他赤着脚在讲台上不停走动，绘声绘色地给我们朗诵课文。随着他抑扬顿挫地语调，我们慢慢进入到学习之中，就再也看不到我们的脚和郑老师的脚了。

赤脚行走在大地上，大地总会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印记。那时农村没有什么玻璃，但是却有的是碗渣和碎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

踩到它们，它们准会在我们的脚底刻下岁月的标记，优美或者凌乱。我们的脚与它们总会结下不解情缘，不论时光走得再远，那种情意，芬芳如酒，刻骨铭心。十岁那年夏天，我看到有一大群白鹅正在我家稻田里糟蹋稻谷，我心急如焚，一心想赶它们走，结果慌不择路，一脚踏上了一块锋利的石头上，划破有5厘米长的口子，鲜血流了一地，我当时吓傻了。奶奶从院墙上刮下一些雨泡灰敷在那里，才止住血。现在脚上那道长长的疤痕，应该是时光开在我身上的花朵，永不凋零。

最惬意的是坐在门塘前的石漂上，双脚放入水中，随性地摆动着，搅得水波荡漾，看着满塘荷花，蛙鸣荷叶，鱼翔浅水，心便沉醉了，不思归去……

上初中后，打赤脚的日子就少了，穿上了黄球鞋、白球鞋、雨靴，就算是告别了黄土地。到现在双脚越来越金贵，被尼龙袜、丝光袜、名牌皮鞋包裹着，再也没有接近大地。但是那双臭脚明白，不论被包得再紧，它骨子里还是属于故乡那片山水，打赤脚的日子是那片山水孕育的永远的乡愁，萦绕终身，难以释怀。

罗正敏

热爱亲情

目送



父亲永远离开我已经二十天有余，这二十多天的日日夜夜，我的泪水干了又流，流了再干。日日都是煎熬，分分都是悲苦。我在无尽的悲痛和怀念中难以自持。环顾四周，屋内的桌子、书柜、女儿的灯笼、楼上的门、门环……每一件器物，都有父亲留下的余温。

在我成长的路上，每一步都有父亲温暖的相伴。小时候一到冬天，我就叫喊着冷，父亲就拉起我的小手，往他的袖筒里一塞，温暖缓缓漾开，或者夜晚的时候，我冰凉的小脚就在父亲的手心里或者肚皮上被捂热。要上学

了，没有钱交学费，父亲就每年寒暑假给学校修桌椅板凳用以抵我的学费。我不知道，为我们将我们姐弟养大成人，当他为我们的学费低声下气向亲友借贷的时候，是不是曾经脆弱过？是否曾想放弃过？

再后来我学会写字了，父亲就在干活的间隙里，不时看着我的小手用力写下一个个稚嫩的汉字，幸福而自足。那时不像现在物质条件这么富足，孩子有各种各样不同种类、不同功能的文具，但我的铅笔一定是班里削得最漂亮的，那是父亲用斧头细心地，慢慢地，像打造家具一样为女儿做的。

长久以来，我一直安好是因为父亲一直都在，于无声之中给我温暖关爱。而今，山青青，水澄澄，物仍在，斯人已逝，窗外又是几重天。一座新坟孤零零的立在那里，刺痛我的眼，刺痛我的心。隔着一层黄土，人在眼前，已是生死两重天，生死之间的距离这样的接近又这样的遥远，坐在父亲的坟前，往日依稀可辨，父亲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一切一如从前，一切不能重来……

父亲新故，适逢他的生辰，想为父亲写

下长长的祭文陈情女儿的哀思，竟也不能，其实我只知道，即使我有生花的妙笔，那一纸悲情也是无法陈情的，爱和痛、思念都在我的心里。往后每一年的这个时节，不管是生辰还是祭日，都将是疼痛不止的日子。以往，每一年父亲的生辰，我都会为父亲做上一顿饭，和他一起感受平淡的幸福，突然之间，人世间最平常的一顿饭，父亲也不要女儿为他做了，一切都不必了，甚至，临别之际不曾留有只字片言，惟将女儿的掌心一次紧握，那弥留的一次紧握啊，多少难舍，多少嘱托，虽无一言，我已感知千言……

我也深深明白，人生本来就是旅程。夫妻、父子、父女一场，情再深，意再厚，也是电光火石，青草叶上一点露水，只是，在我们心中，有万分不舍：那撑伞的人啊，自己是离乱时代的苦儿，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儿女的感恩，妻子的思念，他已惘然。我只好相信：蜡烛烧完了，烛光，在我们心里，陪着我们继续旅程。

在一条我们看不见、但是与我们旅途平行的路上，爸爸，请慢慢走。